

詩筆寫人生

徐志摩小說、戲劇作品評析

江建文◎選析



愛的浪漫之旅

他那天記起了他學生時代的蹤跡，忽
雅興，坐了汽車，繞著桑抱山一帶行
遊覽，看了燦爛繽紛的自然，吸著香
溫柔的空氣，甚覺舒暢愉快。

開今文化

國立中央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詩筆寫人生：徐志摩小說、戲劇評析／江建文
作編；——第一版，——臺北市：開今文化
出版；知道總經銷，1993〔民82〕
面；公分。——(徐志摩文集賞析；4)
ISBN 957-8730-02-0 (平裝)

848.4

82000539

徐志摩文集賞析

詩筆寫人生

定價130元

作者：江建文

封面設計：徐偉

版面設計：彤安設計工作室

執行主編：廖玉娟

發行人：冷遠玫

出版者：開今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社址：台北市木新路二段161巷10號

電話：(02)9378765

郵撥：1634620-2 開今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總經銷：知道有限公司

電話：(02)9395450 FAX:9381823

電腦排版：明升電腦打字排版室

印刷裝訂：世和印製企業有限公司

登記證：行政院新聞局局版臺業字第5438號

出版日期：1993年2月第一版第一刷

有著作權翻版必究

本書如有缺頁、破損、裝訂錯誤請寄回本公司更換



八月九日起日記

[illegible]



詩筆寫人生

— 徐志摩小說・戲劇評析

江建文

I 207.4
1042

SW11038/01

目

錄

選評者簡介	5
春痕	10
〈春痕〉評析	24
兩姊妹	30
〈兩姊妹〉評析	37
老李	42
〈老李〉評析	51
一個清清的早上	58
〈一個清清的早上〉評析	62
船上	68
〈船上〉評析	73
濃得化不開（星加坡）	78
濃得化不開（香港）	84
〈濃的化不開〉評析	89
死城（北京的一晚）	96
死城（北京的一晚）評析	107
家德	113
〈家德〉評析	120

輪盤

〈輪盤〉評析

卞昆岡（劇本）

〈卡昆岡〉評析

126

138

134

196

評者簡介

江建文，男，1938年生，福建省永定縣人。

1958年畢業於中山大學中文系，現執教於廣西大學中文系，副教授。

發表美學、文藝學、現代文學研究論文百餘篇，約百萬字。在廣西學界，任廣西語文學會副會長、廣西美學學會常務理事。

中國作家協會會員。代表作爲長篇小說《國難》，江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出版。

前言

一般地說，詩筆長於寫性情，史筆長於寫人生。但詩筆是否也可以寫人生？徐志摩的小說、戲劇，爲我們提供了一個答案。

作爲二十年代名詩人、新月派領袖人物之一的徐志摩，對文學的興趣與貢獻是多方面的。他譯過英國女作家曼殊斐兒的短篇，德國作家富凱的童話《渦提孩》，法國伏爾泰的長篇《憨第德》，英國詹姆·司蒂芬的長篇《瑪麗瑪麗》；還譯過意大利登南遮的戲劇《死城》，以及英國康特尼根據童話《渦堤孩》改編的同名劇本等等。但儘管如此，徐仍自認爲拙於寫小說：「我實在不會寫小說，雖則我很想學寫。我這路筆，也不知怎麼的，就許直著寫，沒有曲折，也少有變化，恐怕我一輩子也寫不出一篇如願的小說。」（《輪盤·自序》）雖說是自謙之詞，但卻也符合他在小說、戲劇方面的成就。就不如在詩歌方面的成就這一事實。不過，儘管不如，徐志摩的小說、戲劇還是有特色的。

一是長於心理描寫。他那詩人的敏銳神經往往能伸進人物的內心深處，觸及那些隱蔽的角落，感覺出那些瞬息變化的心理信息。所追求的不是生活現象、過程的真實，而是心理本質的真實；通過這心理真實來藝術地折射生

活真實。

二是強化情緒，淡化情節。高爾基把情節視為小說的第三要素。按傳統寫法，每個短篇都應是個構思精巧的故事。但情節的生動有可能淹沒人物的個性，淡化情節的目的是為了強化對人物內心世界的描寫。甚至在劇本《卡昆岡》中，劇情的發展雖仍保持相當的戲劇性，但情緒化的筆法仍十分突出。

以淡化情節來加強情緒、突出人物，其實是放棄了一種能有效地塑造人物性格的手段。在沒有生動情節為依托的情況下，為突出人物性格而進行種種情緒描寫和心態描寫，容易流於散文化。如《輪盤》集中的《死城》，周作人在編新文學大系散文集時，把它作為散文收入，與這種以淡化情節來強化情緒的小說藝術觀念和寫法有關。

三是徐志摩小說中還有另一種非散文化傾向的、重寫實的作品，如《老李》、《家德》等篇。它們類似人物特寫，往往在生活中有相應的模特兒。這些小說側重敘述事件，讓人物在矛盾衝突中展示性格特徵。其實這是傳統的寫實手法，深受西洋文藝薰陶的徐志摩運用起來也很自如。

徐的劇作是與夫人陸小曼合寫的。這部融兩人審美情趣和藝術功力於一爐的作品，也許有助於讀者從另一角度了解徐志摩。

另有幾篇在刊物上發表過的短篇小說沒收入小說集中，它們是《吹胰子泡》、《童話一則》、《小賭婆兒的大話》、《香水》和《當女士》。原因

大抵是這些作品的思想和藝術水平尚未達到相當的水準。但也有個別是寫得好的，如《當女士》。它寫一少婦在丈夫因思想激進而遭當局逮捕後，四處奔走營救的急切、困窘心情。徐志摩的小說、戲劇能接觸到社會、政治問題，反映光明與黑暗、正義與邪惡、民主與專制的鬥爭的不多，而《當女士》則把一個尖銳的社會政治問題作為題材寫。在字裡行間，對未出場的進步青年、當女士的丈夫藝的不幸，以及當女士的艱難處境充滿同情，對社會的黑暗、當局的專橫充滿憤慨之情。遺憾的是這篇小說沒有寫完，無法對它作出更具體、深入的分析。

藝術鑒賞活動總是以個體的感性經驗為基礎的，因此對文學作品進行評析，只能是評析者個人的淺見而已，見仁見智，職決於讀者自己。但是，文學藝術評論又是有客觀尺度即藝術規律的尺度可供遵循的；從這個意義上說，附在作品之後的評析文字如果多少也揭示了一點文學藝術的規律的話，對讀者也就不無助益。

選評者識 1992年8月31日於廣西大學



春 痕

一、瑞香花——春

逸清早起來，已經洗過澡，站在白漆的鏡台前，整理他的領結。窗紗裡漏進來的晨曦，正落在他梳櫥齊整漆黑的髮上，像一流靈活的烏金。他清癯的頰上，輕沾著春曉初起的嫩紅，他一雙睫絨密繡的細長妙目，然含漾著朝來夢裡的無限春意，益發激動了他 Narcissus 自憐慣習，痴痴地淨向著鏡裡端詳。他圓小銳敏的睛珠，也同他頭髮一般的漆黑光芒，在一瀉清利之中，泄漏著幾分憂鬱凝滯，泄漏著精神的飢渴，像清翠的秋山輕罩著幾痕霧紫。

他今年二十三歲，他來日本方滿三月，他遷入這省花家，方只三日。

他憑著他天賦的才調生活風姿，從幼年便想肩長上長出一對潔白嬌嫩的羽翮，望著精焰斑斕的晚霞裡，望著出岫倦展的春雲裡，望著層晶疊翠的秋天裡，插翅飛去，飛上雲端，飛出天外，去聽雲雀的歡歌，聽天河的水樂，看羣星的聯舞，看宇宙的奇光，從此加入神仙班籍，憑著九天的白的玉欄干，於天朗氣清的晨夕，俯看下界的煩惱塵俗，微笑地生憐，憐憫地微笑。那是他的幻想，也是多數未經生命嚴酷教訓的少年們的幻想，但現實粗狠的大槌，早已把他理想的晶球擊破，現實卑瑣的塵埃，早已將他潔白的希望掩染。他的頭還不曾從雲外收回，他的腳早已在污泥裡淨住。

他走到窗前，把窗子打開，只覺得一層濃而且勁的香氣，直刺及靈府深處，原來樓下院子裡滿地都是盛開的瑞香花，那些紫衣白髮的小姑子們，受了清露的涵濡，春陽的溫慰，便不能放聲曼歌，也把她們襟底懷中腦邊蘊積著的清香，迎著緩拂的和風，欣欣搖舞，深深吐泄，只是滿院的芬芳，只勾引無數的小蜂，迷醉地環舞。

三里外的桑抱羣峰也只在和暖的朝陽裡欣然沉浸。

逸獨立在窗前，估量這些春情春意，雙手插在褲袋裡，微屈著左膝，緊嚙住淺絳的下唇，呼出一聲幽喟，旋轉身掩面低吟道：可憐這：萬種風情無地著！

緊跟著他的吟聲，只聽得竹籬上的門鈴，喧然大震，接著郵差遲重的嗓音喚道：「郵便！」

一時籬上各色的藤花藤葉，輕波似顫動，白果樹上的新燕呢喃也被這鈴聲喝住。

省花夫人手拿著一張美麗的郵片笑吟吟走上樓來對逸說道：「好福氣的先生，你天天有這樣美麗的禮物到手。」說著把信遞入他手。

果然是件美麗的禮物；這張比昨天的更覺精雅，上面寫的字句也更嫵媚，逸看到她別緻的簽名，像燕尾的瘦，梅花的疏，立刻想起她亭亭的影像，悅耳的清音，接著一陣復湊的感想，不禁四肢的神經裡，迸出一味酸情，迸出一些涼意。他想出了神，無意地把手裡的香跡，送向唇邊，只覺得蘭馨滿口，也不知香在片上，也不知香在字裡，——他神魂迷蕩了。

一條不甚寬廣但很整潔的鄉村道上，兩旁種著各式樹木，地上青草裡，夾綴著點點金色、銀色的錢花。這道上在這初夏的清晨除了牛奶車、菜擔以外，行人極少。但此時鈴聲響處，從桑抱山那方向轉出一輛新式的自行車，上面坐著一個西裝的少女，二十歲光景。她黯黃的髮，臨風蓬鬆著，用一條淺藍色絲帶絡住，她穿著一身白紗花邊的夏服，鞋襪也一體白色；她豐滿的肌肉，健康的顏色，捷靈的肢體，愉快的表情，恰好與初夏自然的蓬勃氣象和合一致。

她在這清靜平坦的道上，在榆柳濃馥的蔭下，像飛燕穿簾似的，疾掃而過；有時俯僂在前樞上，有時撒開手試她新發明的姿態，恰不時用手去理整她的外裳，因為孟浪的風尖常常挑翻她的裙序，像荷葉反捲似的，泄露內襯的秘密。一路的草香花味，樹色水聲，雲光鳥語，都在她原來欣快的心境裡，更增加了不少歡暢的景色——她同山中的梅花小鹿，一般的美，一般的活潑。

自行車到藤花雜生的籬門前停了，她把車倚在籬旁，撲去了身上的塵埃，掠齊了鬢髮，將門鈴輕輕一按，把門推開，站在門口低聲喚道：「省花夫人，逸先生在家嗎？」

說著心頭跳個不住，頰上也是點點桃花，染入冰肌深淺。那時房東太太不在家，但逸在樓上閑著臨帖，早聽見了，就探首窗外，一見是她，也似感了電流一般，立刻想飛奔下去。但她接著喊道：她也看見了：「逸先生，早安，請恕我打擾，你不必下樓，我也不打算進來，今天因為天時好，我一早就出來騎車，便道到了你們這裡，你不是看我說話還喘不過氣來，你今天好嗎？啊，乘便，今天可

以提早一些，你飯後就能來嗎？」

她話不曾說完，忽然覺得她鞋帶散了，就俯身下去收拾，陽光正從她背後照過來，將她描成一個長圓的黑影，兩支腰帶，被風動著，也只在影裡搖頭，恰像一個大蝸牛，放出他的觸鬚偵探意外的消息。

「好極了，春痕姑娘！：：我一定早來：：但你何不進來坐一歇呢？：：你不是騎車很累了嗎？：：」

春痕已經縛緊了鞋帶，倚著竹籬，仰著頭，笑答道：「很多謝你，逸先生，我就回去了。你溫你的書吧，小心答不出書，先生打你的手心；」格支地一陣憨笑，她的眼本來秀小，此時連縫兒都莫有了。

她一欠身，把籬門帶上，重複推開，將頭探入；一枝高出的藤花，正貼住她白淨的腮邊，將眼瞟著窗口看呆了的逸笑道：「再會罷，逸！」

車鈴一響，她果然去了。

逸飛也似地下樓去出門望時，只見榆蔭錯落的黃土道上，明明鑲著她香輪的蹤跡，遠遠一簇白衫，斷片鈴聲，她，她去了。

逸在門外留戀了一會，轉身進屋，順手把方才在她腮邊撩拂那枝喬出的藤花，折了下來恭敬地吻上幾吻；他耳邊還只蕩漾著她那「再會罷，逸！」的那個單獨「逸」字的蜜甜音調；他又神魂迷蕩了。